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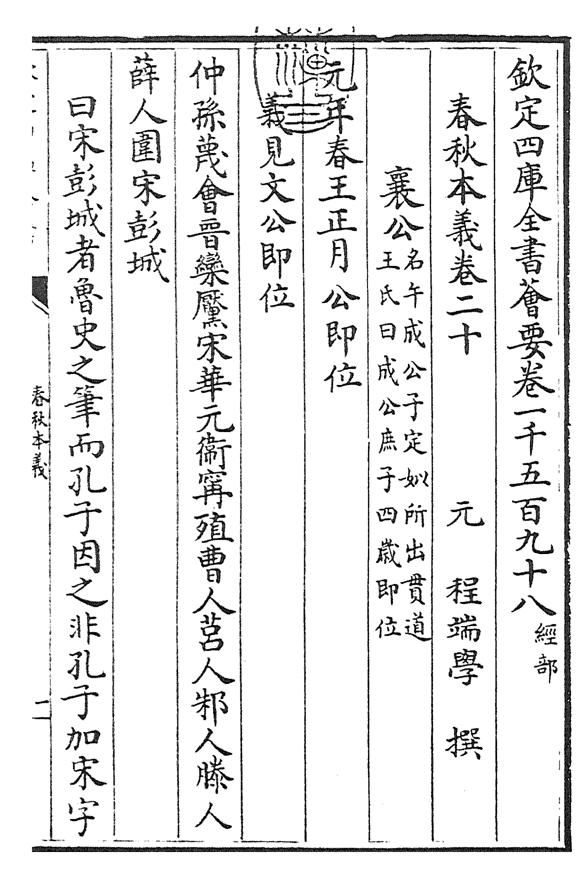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九十八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名午成公子定姒所出貫道王氏曰成公庶子四歲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曰宋彭城者魯史之筆而孔子因之非孔子加宋字

也夫彭城雖為魚石所據亦宋之彭城耳木訥趙氏曰伐叛討賊伯主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願奉其職也愚謂悼公此舉其功過與召陵城濮之師同此又足以正君臣之義然諸侯不親而大夫為之則大夫張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羊作屈下同鄫公羊穀梁作合

杜氏曰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戴氏曰韓厥身伐鄭而諸侯不與焉亦見悼公圖伯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也黄氏曰鄭從楚者也晋既救宋矣故以次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鄫為之援也康侯胡氏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晋於是乎降彭城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愚謂此伐功過亦與召陵城濮同義又見隐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中國伐鄭屢矣必連諸侯

之師令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此皆所以慎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貫道王氏曰晉既降彭城矣遂問𦤎於鄭鄭師有名也楚失彭城欲救鄭而不敢師以侵宋勢窮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此為速葬及邾子來朝衛晉來聘及諸侯侵伐盟會等事起文也

邾子來朝

杜氏曰邾子宣公也愚案襄公在喪已不可朝况天子方崩乃不奔喪而遂朝魯其辠著矣魯亦不顧君父之喪而偃然受之其辠等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杜氏曰剽子叔黑背子高氏曰二國來聘以公新即位故也凡聘必以禮樂相見公在喪中又遭天王之喪晉衛二國不廢聘好則諸侯之辠大矣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愚謂二臣不能諫止而為之使是亦從君於昏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康侯胡氏曰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

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高氏曰五月而葬諸侯之禮也可以見同軌之不至矣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鄭成公囙而不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伯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

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
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反受役於
楚以叛中國黄氏曰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
之叛臣悼公伐而取之義聲震夷夏逆順曉然矣尚
為楚伐宋邪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高氏曰此成公夫人也於襄公為母愚謂此為速葬
與葬齊姜起文也義又見文十六年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切

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華故諸侯不會其葬也大意見隐七年滕侯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杜氏曰宋雖非卿師重故序衛上愚謂當時亦以國之大小强弱為次也吕氏曰衛不稱師将尊師少也

蘇氏曰鄭雖以叛中國為辠而伐其喪非禮也愚謂此其為伯者師也但知乗機以求志不知伐喪之非

禮若三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

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
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𦳝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
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
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木訥趙氏曰合六國之
大夫而不加侵伐求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以皇
皇然速於得鄭者盖鄭僖初立黨一為楚所覊則未

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高氏曰大夫而謀諸侯之事專恣可知矣又為下文起也愚謂伯者功過如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此則大夫自為會甚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文十七年葬聲姜

叔孫豹如宋

豹得臣之次子也僑如之弟亦稱穆子左氏曰穆叔

聘于宋通嗣君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此又見僑如得臯於魯而復世卿也○本訥趙氏曰叔孫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為卿至叔孫僑如其横滋甚反譖成公及季孫行父於晉事敗奔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征伐專於仲孫蔑蔑者孟獻子而季孫行父為正卿則耄矣故叔孫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遂城虎牢者先會謀于戚而後城虎牢也張氏曰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皐東有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吕氏曰城虎牢所以服鄭而拒楚鄭服則楚自遠逆茍營城之非取其地而有之也故不繫之鄭愚謂鄭既滅虢而據虎牢則虎牢非鄭封内之邑諸侯本城亡國之虎牢故不繫之鄭然此亦魯史之文耳左氏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

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㑹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
虎牢鄭人乃成木訥趙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叛
乍服唯强是從鄭成一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
鄭不服天下諸侯為之不寧兵車之㑹無日而置今
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虎牢巖險聞於天下楚
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帥十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
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中國哉故雞澤之盟鄭不
伐而自至天下無兵者六年則城虎牢誠有功於天

下也愚謂城虎牢而中國安晉悼之功也然非天子命又使大夫城之以逼鄭之喪則過也此亦同於召陵城濮之功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曰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偪以政殺之皆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左氏曰楚子重伐吴為簡之師克鳩玆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愚謂夷狄為中國害莫大於吴楚此其相為盛衰之由亦見王政不

綱而夷狄自相攻伐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公如晉

左氏曰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盖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張氏曰長樗近晉之地高氏曰凡盟者必為壇於國外故晉侯出其國都以與公盟左氏曰盟于長樗孟

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義見隱元年盟于蔑○貫道王氏曰襄公在幼安知朝晉之為禮其臣挾之以如晉欲媚事晉耳兩君會盟少長不侔歃血詛神果由衷乎

公至自晉

盟于長樗而至自晉者葢公如晉則朝晉矣長樗之盟乃朝後之事故東萊呂氏曰本謀如晉而以如晉

為重故不以長槫至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單子下同列國盟盖襲柯陵之舊獘也杜氏曰雞澤

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氏曰地譜一名雞丘張氏曰

即洺州永平縣左氏曰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

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與

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

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郲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
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康侯胡氏曰王
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
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
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義
又見莊十六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書叔孫豹及之者自魯言之也啖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乃至故大夫别與之為盟也左氏曰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君舉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為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

盟矣○康侯胡氏曰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唯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哉孫氏曰諸侯盟大夫又盟是大夫强而諸侯始失政也故十六年溴梁之會戊寅大夫自盟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非獨魯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呂氏曰言君臣上下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帥師伐許貫道王氏曰許自新城以來不與中國盟會四十餘年困於鄭而安於楚也荀罃輔晉苟能存陳庇鄭

則許必慕德而歸之矣何為一狃於陳之如會而遽
求多於許邪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陳人圍頓起文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義見隱七年齊
來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左氏穀梁作姒下同葉氏曰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定乃

以定姒之事言之遂誤以弋氏為姒氏愚案此既稱定姒不應哀公時復稱定姒當以公羊為正

葉氏曰定弋襄公之妾母貫道王氏曰自成風以來魯以廟祔二母為常矣魯之宗廟不肅失禮不經甚矣義又見文四年風氏薨此又為公如晉起文也

葬陳成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貫道王氏曰鄭睔書卒不書葬以其從於夷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陳午卒而書葬以其從於中國而諸侯遣大夫會其葬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公羊作弋今從之

高氏曰死才三十二日遽以夫人之禮葬之又別為之謚時公方七歲耳愚謂童子侯何知當國大臣之罪也義見文五年葬成風

冬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聽政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

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皆未詳信否愚謂陳侯居喪且方歸中國不修德教民外禦强楚而越喪興師圍楚之與國以致寇比事而觀臯自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五年春公至自晉

存耕趙氏曰居衰絰之中廢朝正之禮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曰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義見桓三年齊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穀梁作繒

公羊曰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愚謂莒有滅鄫之勢故鄫託魯以依晉其秋鄫人遂會于戚此為莒滅鄫起文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公羊穀梁作稻

許氏曰凡序吳者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又見成

十五年善道范氏曰吴地左氏曰吴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謂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吴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吴于善道貫道王氏曰晉悼復伯挾中國之諸侯以制楚不患其力之不足也乃命魯衛之大夫先會吴于善道又徧告於諸侯而會之是使中國胥為夷之趨也夫楚則攘之吴則會之是猶外抗大盜而內延小竊也意者悼公患楚之方强急於攘之故不暇

為吳慮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悼公之會吳無遠慮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貫道王氏曰晉自景公始通吳然教之叛楚而未與之接也厲公鍾離之會以六國之卿禮賔之則褻矣今悼公將欲會吳使魯衛二卿先告會期不知夷德無厭乎晉伯世用夷文襄則然矣齊桓不為也

秋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末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鄫穀梁作繒

吳稱人微者也或曰夷狄大夫多稱人鄫序吳下者鄫與吳皆子爵意伯主尊吳而忘其夷夏之別也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會吳且命戍陳也高氏曰此吳

人來會中國非若鍾離善道相向皆中國往會吳也夫吳亦夷狄今中國諸侯屑與之會者為其能病楚也殊不知彼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此中國之誤計也觀吳自敗楚之後伐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可知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及隱二年會戎于潛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戍陳

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穀梁曰戍陳内辭也貫道王氏曰先書諸侯會于戚下又書諸侯救陳知諸侯之戍不疑也左氏曰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愚

謂於此見夷狄之强中國之勞而不能支也○君舉陳氏曰君子以悼公之伯業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柤皆東境也而又戍陳以守之楚誠强而晉誠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氏曰子囊伐陳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曹伯下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左氏曰會于城棣以救之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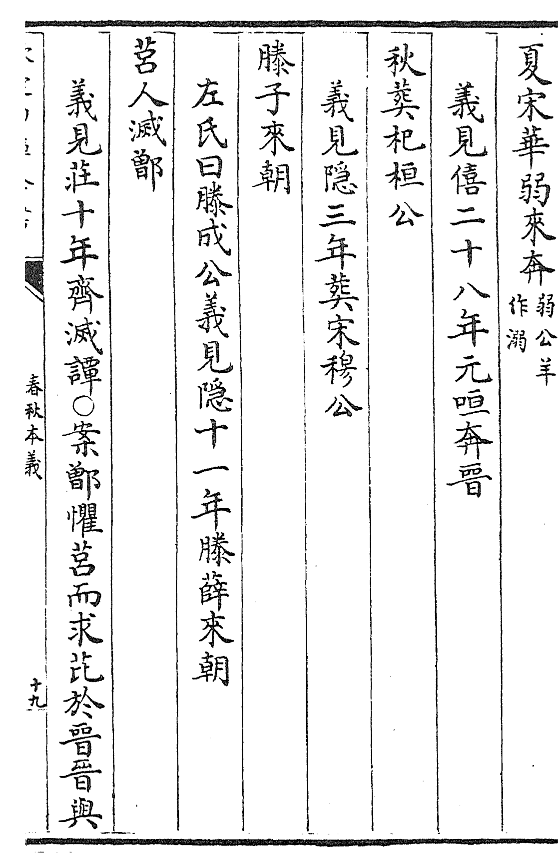
以救陳出故以救陳至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辛未季孫行父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曰杞桓公卒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宋華弱來奔弱公羊作溺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晋

秋葬杞桓公

義見隠三年葬宋穆公

滕子來朝

左氏曰滕成公義見隠十一年滕薛來朝

莒人滅鄫

義見莊十年齊滅譚○案鄫懼莒而求託於晋晋與

之為戚之會矣坐視其滅而不問此伯業之所以卑也呂氏曰是時禮義衰絶滅國弑君皆目見之熟不為甚異故雖晉悼號為賢君亦莫能正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曰穆叔如邾聘且修平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武子也木訥趙氏曰宿父喪未期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固位而已襄公幼弱盖非公意宿自

為之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曰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六年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

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
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
圍棠丙辰而滅之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齊之謀萊
久矣自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至九年又伐之及是
凡四十年乃滅萊則齊侯處心積慮豈不可甚臯歟
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公羊曰曷為不言萊君出
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義見僖三十一年此但三卜少殊耳
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穆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城費
費張氏曰沂州費縣左氏曰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
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

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貫道王氏曰天子有分土無分民諸侯則無分土矣大夫食禄於其邑未有城而守者也故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夫是以上下相保莫敢覬覦季孫固有無君之心而城費則魯襄之失政可知矣邾衡胡氏曰春秋邑而城者多矣費為季氏邑則見季氏之强而設險以自固也其後南蒯以費叛而季孫帥師墮費則知邑不可以設險矣書者非但譏不時勞民而已盖為恃險者戒也義又見

隠七年城中丘○存耕趙氏曰先是季友立僖公於是賜以汶陽之田及費季氏有費以來更三世傳七十五年未嘗欲城也行父死未畢喪而費城於夏四月非時非制始有以張公室之意也祿去公室自城費始康侯胡氏曰書城費乃履霜堅氷之戒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君舉陳氏曰經至定十二年墮費蓋始見於此

秋季孫宿如衛

存耕趙氏曰宿代父為政甫兹用事不俟免喪而如衛如晉殆無虚歳何汲汲如此盖以締私交而固其執政之柄義又見隐七年齊來聘

八月螽公羊穀梁作螺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曰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

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義見成三年荀庚來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邦衡胡氏曰前書伐陳未足以克陳也此書圍陳則以兵合而守之書此以見楚之憑陵中國極矣屢書公子貞帥師亦見貞之專楚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

蔡師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于軌切穀梁或作隝）

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曰鄬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也愚謂書此以見晉之救陳而為陳侯逃歸起文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七報切又采南切頑公羊穀梁作原鄵作操）

公羊曰鄵者何鄭之邑也趙氏曰諸侯死書名此則

為上文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於如會時書名以便文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陳侯逃歸

左氏曰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康侯胡氏曰上二年諸侯戍陳今楚來伐諸

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唯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其曰逃歸可謂深切著明矣義又見僖五年鄭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義見僖十年公如

齊○孫氏曰公前年會諸侯于鄬不至者公自鄬朝

晉也未詳信否

夏葬鄭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息協切穀梁作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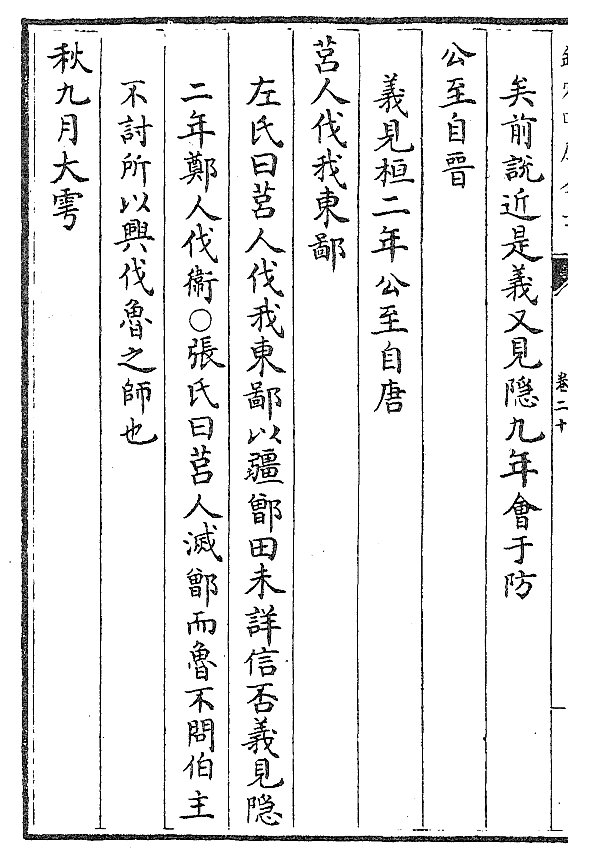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

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愚謂鄭伯居喪而遣兵侵蔡又獲其大夫皐自著矣義又見僖元年獲莒拏○黄氏曰僖公方葬鄭乃侵楚之與國以挑釁此子產所以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髙氏曰師未嘗敗績而遽獲其大夫有以見民不親上而委之於敵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任氏曰邢丘故邢國河内平臯縣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左氏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劉氏曰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矣未至也公正月如晉反未至國令季孫宿復往會耳○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幼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其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



矣前說近是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張氏曰莒人滅鄫而魯不問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恭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

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

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汝何故稱兵於蔡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康侯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楚雖大何畏焉而加兵於蔡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晉楚爭鄭自兹弗得寧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九年春宋災公羊作火非也

左氏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

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

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

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庀其司向

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

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

令司宮巷伯儆宮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年○髙氏

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

修舉近可以知遠言小可以知大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義見僖七年齊

來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姜氏成公母義見文十六年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義又見文十七年葬聲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氏曰戲鄭地左氏曰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

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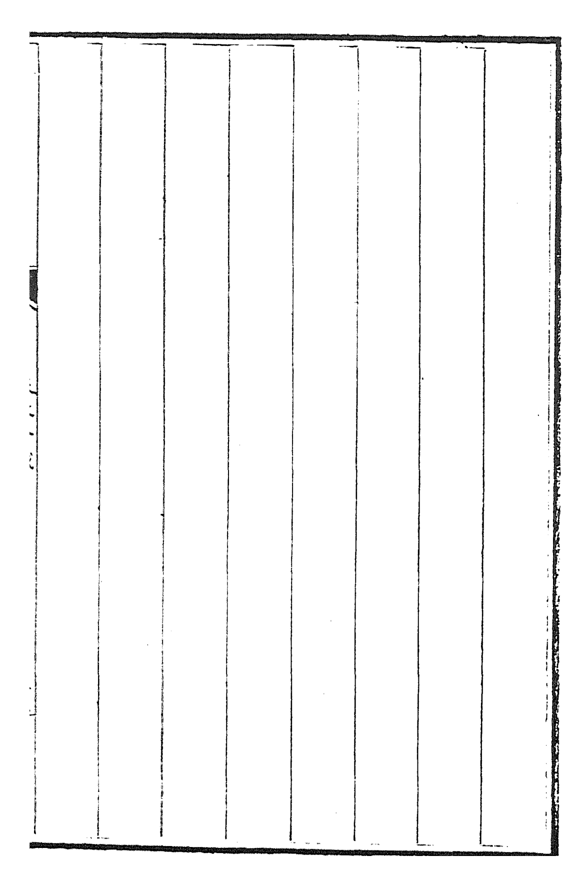
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
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
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
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
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
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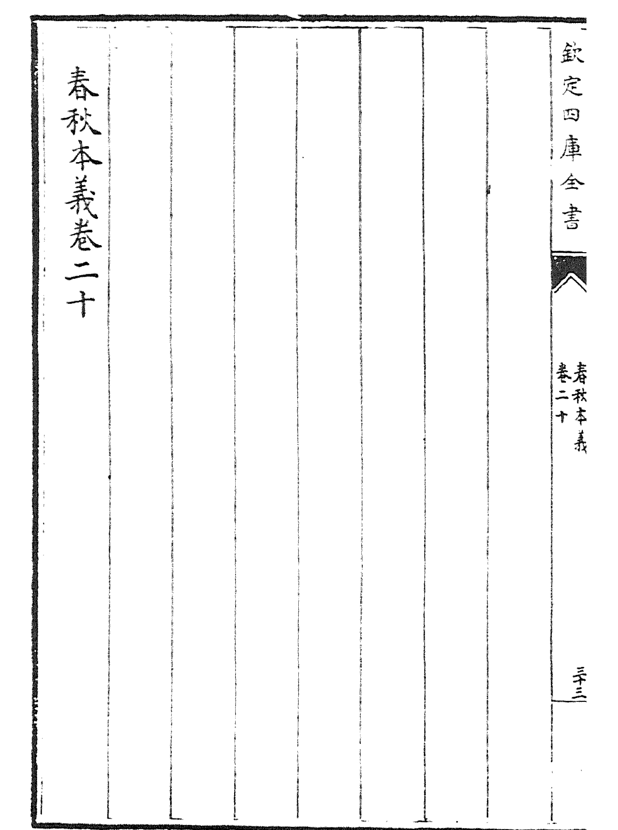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存耕趙氏曰襄公有祖母之喪而同於會伐罪自見矣愚謂此亦伯者功過之事也義又見莊十六年

楚子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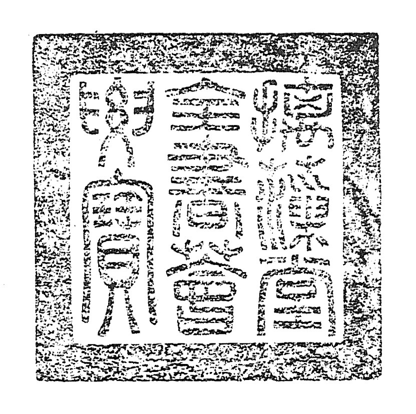
左氏曰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明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

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存耕趙氏曰鄭從楚則晉伐從晉則楚伐兩面受師實自取也不曰晉中國也吾宗也楚則南蠻而已矣但曰大國曾無夷夏之辨愚謂可見王道既壞班爵混淆小役大弱役强而已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春秋本義卷二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二十一

元 程端學 撰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莊加切

會吳見會于鍾離柤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左氏曰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高氏曰左傳

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柤則柤

者鄭地而楚人所由之道也吳在柤諸侯因往與吳會以謀楚焉然吳人者名謀楚而實窺中國者也而晉合諸侯從之與鍾離之會同然鍾離之會諸侯之大夫往從吳至戚之會吳來從諸侯今柤之會則諸侯復親往從吳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貫道王氏曰晉方患楚欲通吳而吳道多阻今於彭城之祖會吳道其來路也悼公以十一國之君賔吳吳始横矣爭長之漸兆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梁作傅

杜氏曰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偪陽妘姓國彭城傅陽縣也張氏曰即徐州沛縣左氏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辠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辠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未詳信否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會吴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

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義又見莊

十年齊滅譚○存耕趙氏曰會吴非矣滅偪陽何哉

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悼公欲

通吴之道而滅偪陽以亂易亂也莘老孫氏曰若晉

者所謂因諸侯而為利名恤災救患而實自封殖者

也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二大夫皆師師省文耳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高氏曰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辠不容誅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師伐秦

左氏曰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

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禀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未詳信否木訥趙氏曰楚既得鄭則

兵及於宋勢也楚鄭伐宋晉不救宋而伐秦非所以伯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義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魯國卿大夫唯私室之務則公室之不競宜矣且去年同盟于戲今年又會于柤又方同會伐鄭退受莒兵而不能禦魯必有以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愚謂薛杞二伯序於諸子之下亦然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羊穀梁作斐陸氏曰據字子駟宜為騑

騑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左氏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

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産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産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

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高氏曰為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孫氏曰盜一日而殺三卿鄭伯失刑政也○康侯胡氏曰卿大夫者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閭有偃息談笑而郤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

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邦衡胡氏曰盜乘釁而至者也苟無釁隙盜豈敢犯哉三子者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殺之何悔哉

戍鄭虎牢

不言諸侯戍之者蒙上諸侯伐鄭之文也城虎牢不言鄭而戍言鄭未詳案左氏言鄭及晉平豈為鄭戍之歟然下書楚救鄭次年鄭復侵宋則左氏之說又

可疑姑闕以俟知者張氏曰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愚謂亦以見晉之眷鄭如此而鄭之反覆如彼也義又見五年戍陳○案成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今晉之伯區區與楚爭鄭戍鄭雖足以少存左袵之變而功烈之卑如此王伯之道厥效較然有天下者可以知所擇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

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愚謂春秋凡書救皆彼善於此者也此書楚救鄭非許之也見荆楚之強而敢與中國爭衡也荆楚而與中國爭衡則足反居上首顧居下王綱墜人道亂矣義又見

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增立中軍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

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孔氏曰往前民
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
自以其邑之民以為已之私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
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家各自壊舊時
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役謂供官力役即唐之
丁也邑謂賦税若唐之租調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内
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来入季氏者則無公
征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害以懼

民毆之使入已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其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又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分歸公也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劉氏曰至襄而作三軍也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及其舍之也又曰舍中軍明二軍猶在也孫氏曰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次國而

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莘老孫氏曰蓋三桓欲弱公室強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一軍春秋以為亂王制竭民力書曰作三軍也○高氏曰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大率如此其實皆藏於農歲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魯次國也雖合二軍必天子以牙璋起之然後取之於農耳亦何俟於作哉三分公室各取其一而作為三軍王法所不容也故不書作中軍而云作三軍者雖二軍亦

不可作所以辠三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見成十年此但四卜少殊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

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

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

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
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
宋可矣若我伐宋則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
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夏鄭子展侵宋未詳信否猷可杜氏曰甚哉鄭之不
道也介於晉楚不能以尊中國為心以致二國交伐
不已今復侵宋以起諸侯之伐義又見莊十年公侵
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曰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高氏曰齊光十年在滕子薛伯上已為僭矣此會又在莒子邾子上於是為甚見世子之益驕貫道王氏曰悼公進光不以

禮光亦不自安於禮卒之見弑宜也愚謂此亦功過

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葉氏曰當從二傳京鄭邑太叔所

封也未詳孰是

杜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左氏曰鄭

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

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

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義見莊十六年○師氏曰案去年秋諸侯伐鄭者晉悼之初駕今伐鄭而盟于亳城北者再駕也伐鄭而會于蕭魚者三駕也左氏謂晉侯謀所以急民三駕而楚不能爭者此也

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葉氏曰前出而伐鄭者未

知鄭服而盟也告伐鄭而已今雖盟而非其出告之事故復以伐鄭致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至是同夷狄三伐宋辠自見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杜氏曰蕭魚鄭地鄭服而諸侯會左氏曰諸侯悉師

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

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程子曰鄭不可信而晉悼公推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邦衡胡氏曰所謂彼善於此者也其卻楚之功亦庶幾召陵城濮之風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黄氏曰案左氏所載鄭之侵宋者鄭子展謀欲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而後與之也諸侯伐鄭而同盟于亳城北者時鄭方行成故盟諸侯使毋貳也楚子鄭伯又伐宋者楚未

知鄭之陰已附晉尚率鄭以伐宋而鄭姑從之也晉又會諸侯伐鄭而會于蕭魚者鄭於是始決於從晉也楚執行人良霄者鄭已從晉使告於楚楚無以制之而姑執其行人以泄憤也夫鄭自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三人決於從楚故鄭歲受晉楚迭至之兵三子既為盜所殺子展當國改謀從晉知所向背矣然不即安於晉必伐宋致師待晉師再伐已而後藉以絶楚恐非謀國之要策若晉悼極力求鄭卒成蕭魚

之會則伯功之盛也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竊疑魯大蕭魚之功出雖以伐鄭告而歸以會告爾然不敢質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音消 穀梁作宵

杜氏曰良霄公孫輒之子伯有也左氏傳見上文高氏曰此著晉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絶於楚

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鄭者勢分於吴也勢分於吴無如之何故執良霄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斯見楚力盡於此矣鄭於是乎堅從晉也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伐秦之役也晉無故伐秦秦又報復之皆憤兵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台穀梁作邰

台杜氏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鄆東鄆也見成九年

孫氏曰莒背蕭魚之會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大夫

無遂事此其言遂事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曰受命

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康侯胡氏曰台

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

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者

漸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莒入向○貫道王氏曰

魯自鄫亡而莒實為鄰伐魯東鄙屢矣小國既滅鄫又求多於魯台費之境也故宿出救而入鄆他時取鄆疆鄆田而季氏之費廣袤踰封君則實自宿始強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曰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九月吴子乘卒

存耕趙氏曰吴前此不書卒自戚之會列於諸侯故

乗以死赴於中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見公在外不朝正於廟也義又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

夏取郜（音詩公羊作詩）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杜氏曰郜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郜亭義見莊十年齊滅譚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高氏曰楚共王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城防

木訥趙氏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魯既事晉而

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高氏曰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貫道王氏曰自季氏城費而後各城其私邑防臧氏之邑所謂以防求為後於魯者也武仲據邑以請非以其城池之固乎未詳是否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吴于向蠆勅邁切公羊作蠆下同

叔老公孫嬰齊子叔老齊子也書人微者也杜氏曰向鄭地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内大夫出會未有兩卿同行者此言季孫叔老見襄公失政小人之用事者衆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吴于鍾離髙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邦衡胡氏曰兩卿出會大夫既見於襄兩卿及盟諸侯又見於哀以戒後世小人不可使至衆衆必亂邦矣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括公羊作結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宫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

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

延之役未詳是否高氏曰春夏興師頻擾中國邦衡胡氏曰秦戎狄也其與晉交伐久矣十一年又伐晉是猾夏也然非不可懷來者晉遽合諸侯之師以伐之而以征伐之權委諸大夫失刑政矣○木訥趙氏曰用諸侯之兵以報已怨辠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左氏穀梁無衎字葉氏曰闕文也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

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有辠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辠也先君有冡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辠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辠也告亡而已無告無辠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

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

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康侯胡氏曰臣而逐君其辠已明矣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也愚謂自成七年書孫林父出奔晉十四

年書孫林父自晉歸於衛又見於鍾離善道之會又來聘而遂盟而終之以衛侯出奔則權臣逆命晉厲黨惡皆可為後世鑒不特衛侯之不君也義又見桓十五年鄭突奔蔡

莒人侵我東鄙

高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凡四伐我矣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

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衛足見晉伯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於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皐惡自

見貫道王氏曰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
君而臣是助非正名之義矣是役列國之大夫為會
政在大夫不可反矣髙氏曰剽逐其君而簒其位王
法所不容而晉合諸侯以定之無王之甚也義又見
文十一年會于承筐○黄氏曰荀偃本亦弑賊故為
逆賊孫林父謀而成其亂於孫林父之私邑凡今年
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
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剽賊而衎歸有二

君者十年晉實為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
公怠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高氏曰凡因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如成三年晉侯使
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
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
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於劉者乎蓋下文有
劉夏傳者因以為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同文故誤增
于劉二字耳
義見成三年晉荀庚來聘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曰劉采地夏名也劉夏非卿故書名也任氏曰劉夏書名士也愚謂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主之娶后亦使同姓主之故魯史得書於策而春秋因以見義耳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風化何以成乎○莘老孫氏曰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二祭

公得行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

三公譏之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二足知非禮

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成見桓六年杜氏曰遇魯地左氏曰齊侯圍成貳於

晉故也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髙氏曰齊於

是貳晉是時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而

齊不與齊固有憾於諸國矣而猶懷夫袁婁之恥者

也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已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以見意焉愚謂齊侯伐魯固無王矣然自晉士匄會林父定衛剽而齊始背盟成魯邑也而書救又書至遇則王綱不振襄不能君三家分魯舉形可見自此至十八年齊五伐魯故又為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起文也○君舉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書救成而不敢進矣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鄆成公羊作郲

杜氏曰鄆郭也高氏曰成鄆壞而以非時城之也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隳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是也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邦衡胡氏曰城築二十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見文襄之際大夫張矣故帥師而城者皆三家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晉悼公卒遂不克會貫道王氏曰邾屬於齊而黨於莒齊莒來伐故邾亦效尤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

竊國靈齊與郳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黄氏曰悼公生十四年而立三十而卒其經營楚鄭時方二十四五功視桓文而德過之嗚呼盛哉木訥趙氏曰晉室中儣三郤誅厲公弑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為宋圍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

陳鄭外抗强楚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
忍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業直將俎豆文公
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慙德矣以傳觀之所以成
伯業者抑亦内外兩治者歟其為國也施舍已責逮
鰥寡振廢滯康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官
民無謗言所以復伯業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
桓文之上餘見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髙氏曰三月而葬簡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存耕趙氏曰平公彪欲合諸侯以為榮不待期而葬父使下從大夫之禮無人心矣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湨古闃反

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於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孫氏曰湨梁

晉地杜氏曰溴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諸侯大夫可知左氏曰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祈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公羊曰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髙氏曰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

晉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夫居喪而出會失盟主之禮矣是時齊有崔高衛有孫甯六卿分晉三家柄魯禄去公室浸以衰微聖人因此盟以著喪亂之階康侯胡氏曰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使大夫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

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弗預謀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劉氏曰邾莒交伐魯將討焉而悼公卒平公即位

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己之不可以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非正本之意也孟子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夫孟子可謂知本矣何氏曰諸侯有辠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夏公至自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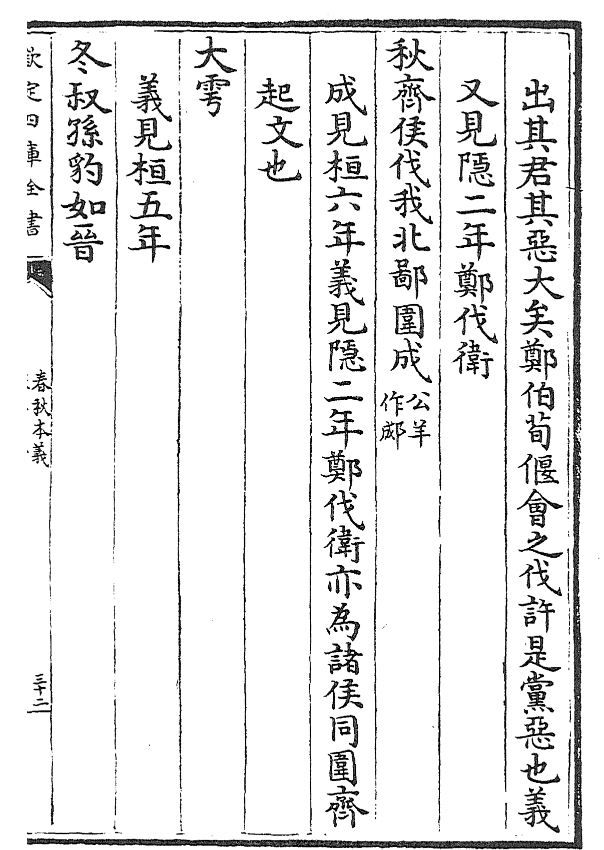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貫道王氏曰書至於齊伐之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

義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高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微者也宋當在諸國之上今列衛甯殖下故知微者也愚謂二者皆魯史之文也邦衡胡氏曰衛甯殖



出其君其惡大矣鄭伯荀偃會之伐許是黨惡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義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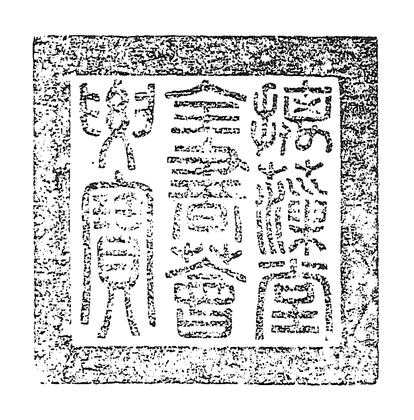
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春秋本義卷二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